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主编：姚海军

THE CAT

WHO

WALKS

THROUGH

WALLS

穿墙猫

[美] 罗伯特·海因莱因 著
李克勤 译



For us the first Lunar landing was in 1952, Ballox O'Malley commanding.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穿墙猫

[美] 罗伯特·海因莱因 著
李克勤 译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The Cat Who Walks Through Walls
Copyright: © 1985 by Robert A. Heinle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Lotts Agency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墙猫/[美]海因莱因 著; 李克勤 译.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5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978-7-5364-8329-3

I.穿… II.①海…②李… III.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1225号

图进字 21-2012-78号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穿墙猫

出品人 钱丹凝
丛书主编 姚海军
著者 [美]罗伯特·海因莱因
译者 李克勤
责任编辑 宋齐 姚海军
封面设计 李鑫
版面设计 李鑫
责任出版 欧晓春
出版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出版大厦 邮政编码:610012
开本 140mm×203mm
印张 14.5
字数 330千
插页 2
印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 2016年5月成都第一版
印次 2016年5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价 38.00元

ISBN 978-7-5364-8329-3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厂址:四川省郫县现代工业港北区蜀新大道北一段356号 邮编:611730

罗伯特·海因莱因——首席科幻大师

姚海军

作为美国科幻的代表性人物，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A. Heinlein, 1907~1988)头上戴着数不清的桂冠：“美国现代科幻小说之父”“美国科幻空前绝后的优秀作家”“美国科幻黄金时代四大才子之一”……然而，这位备受推崇的世界级科幻大师之所以能走上科幻之路，却缘于一次偶然。

那是在1939年，当时的美国经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陷入萧条，正在费城美国海军实验站担任工程师的海因莱因也被债务压得抬不起头来。恰在此时，一家科幻杂志刊出了一则科幻小说征文比赛的启事，奖金五十美元。于是，从小就是科幻迷的海因莱因写出了他的第一篇作品，并最终把它寄给了可能会给他更高稿酬的著名科幻杂志《惊奇

故事》。《惊奇故事》的主编——大名鼎鼎的坎贝尔——慧眼识珠，当即以七十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篇名为《生命线》(Life-Line)的短篇杰作。

科幻史上有很多改变科幻文坛面貌的偶然，针对海因莱因的这一次，美国著名科幻评论家詹姆斯·冈恩曾这样评价：“海因莱因在三十二岁时找到了自己的职业；与此同时，坎贝尔则找到了他的明星作家。”

海因莱因的早期作品，主要是“未来史”丛书。他著名的《未来史丛书纲要》于1941年发表后，曾为许多科幻作家所仿效。以此为基础，他创作了大量的“未来史”故事，这些故事在20世纪50年代集中收录在《出卖月球的人》(The Man Who Sold the Moon)等中短篇集里。这些集子一版再版，至今仍然热销。

二战结束后，海因莱因开始在美国一流文艺刊物《星期六晚邮报》上连载他“未来史”系列的重要作品——《地球上的绿色山丘》(The Green Hills of Earth)。这次连载可算是美国科幻的一个历史性事件，它标志着科幻小说从廉价的三流读物向高级的娱乐作品的跃升。

海因莱因还写了很多少年科幻故事，其中，《“伽利略号”火箭飞船》(Rocket Ship Galileo, 1947)的构思为1950年的科幻电影《目的地：月球》所采用，而这部电影正是20世纪50年代科幻电影走向繁荣的起点。海因莱因随后又连续出版了《滚石太空家族》(The Rolling Stones, 1952)、《星球人琼斯》(Starman Jones, 1953)、《星兽》(The Star Beast, 1954)、《银河公民》(Citizen of Galaxy, 1957)等一系列少年科幻故事，在少年科幻小说领域赢得了受人尊敬的地位。

20世纪50至60年代是海因莱因科幻创作的鼎盛期，他连续

出版了《傀儡主人》(*The Puppet Masters*, 1951)、《进入盛夏之门》(*The Door into Summer*, 1957)等一系列高水准的科幻长篇,其中,《双星》(*Double Star*, 1956)、《星船伞兵》(*Starship Troopers*, 1959)、《异乡异客》(*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 1961)和《严厉的月亮》(*The Moon in a Harsh Mistress*, 1966)为海因莱因赢得了四座雨果奖奖杯。

海因莱因一生创作了十多部短篇科幻小说集、三十多部长篇科幻小说,其中,《异乡异客》仅在美国就卖出了七百万册;1946年、1961年和1976年,海因莱因三次受邀担任世界科幻大会的主宾;英国科幻与奇幻作家协会从1974年起开始不定期颁发“科幻大师奖”,海因莱因是第一个荣获“大师”称号的科幻作家。

1988年,海因莱因逝世。美国华盛顿特区为表彰他的杰出贡献,特别为他颁发了“杰出公民勋章”。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 / 冷漠的诚实·····1

第二部 / 致命武器·····143

第三部 / 隧道尽头的光明·····293



第一部

冷漠的诚实

1

“无论怎么做,你都会后悔的。”

——阿兰·麦克里奥·格雷^①(1905-1975)

“我们要你杀一个人。”

这个陌生人紧张兮兮地四下张望。我觉得,热闹的餐厅并不是讲这种话的好场合,嘈杂的人声能提供的掩护总归是有限的。

我摇摇头,“我不是职业杀手,杀人只能算是我的一项业余爱好。吃过饭了吗?”

“我不是来吃饭的。听我说——”

“喂,别这样。一定得吃。”我很恼火。本来可以和一位令人愉快的女士享受这个夜晚,却被这个不速之客扫了兴。逼他吃饭算是我的报复吧。对不懂礼貌的家伙不能轻松放过。报复是必需的,彬彬有礼且坚定不移的报复。

那位女士名叫格温·诺瓦克,刚才去洗手间了。无名氏先生随即现身,不请自来,一屁股坐下。我正准备请他开路,可他说了个名

^①阿兰·麦克里奥·格雷(1905-1975),波兰作曲家。——以下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字：沃克·伊文斯。

沃克·伊文斯这个人并不存在。这个名字只是——应该是——一声“招呼”。它来自六个人中的一位：五个男人、一个女人。它是个暗号，提醒我欠下的一笔旧债。要求我杀死某一个人，作为这笔债务的一期偿付——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有这种可能，尽管可能性很小。

但是，让我为了一个陌生人而杀人，仅仅因为他提到了那个名字——这种可能性完全不存在。

我可以继续听下去，但我并不打算由着他毁掉这个晚上。既然他在桌边坐下了，他就得拿出点真正的客人的样子来。“先生，不想吃正餐的话，尝尝小吃吧。这儿的加料烤阉兔烤的恐怕是耗子，但由他家的厨子做出来，味道好极了。”

“可我不想——”

“请一定试试。”我抬头迎上侍者的目光，“莫里斯。”

莫里斯立即闪到我身旁。

“请来三份加料烤阉兔，还有，让汉斯替我挑一瓶干白。”

“好的，埃默斯博士。”

“等女士回来再上菜，好吗？”

“遵命，先生。”

侍者离开后，我说道：“我的客人很快就会回来。你只有很短的时间可以跟我单独聊天，说明来意。请开始吧，先告诉我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不重要。我——”

“快说，先生！你的名字，请吧。”

“人家告诉我，只要说出‘沃克·伊文斯’就行。”

“这个名字管用，可不叫沃克·伊文斯，而我不跟不说出自己名字的人打交道。告诉我你是谁，再附上一张身份证，和你的名字

对得上的那种。”

“可是——上校，要紧的是说明要杀的是谁，以及杀他的人为什么非得是你，这比我的名字重要得多。你必须承认这一点！”

“我什么都不用承认。你的名字，先生！还有身份证。另外，请不要称我‘上校’。我是埃默斯博士。”我不得不提高嗓门，压过一轮鼓声——晚间表演即将开始。灯光变暗了，一束聚光灯照在节目主持人身上。

“好吧，好吧！”这位不请自来的客人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个钱包，“但托利弗周日中午必须死，否则我们全都会送命！”

他翻开钱包，给我看一张身份证。一个小小的黑点蓦地出现在他的白衬衫前胸。他露出吃惊的表情，接着轻声道：“我很抱歉。”然后向前一倾。他好像还想多说点什么，嘴里却冒出了鲜血。他的脑袋栽在桌布上，不动了。

我立即起身，绕到他的右侧。莫里斯出现在他的左侧，动作几乎跟我一样快。或许莫里斯打算帮他一把；可我没这打算——已经太迟了。四毫米口径的飞镖弹入孔很小，没有出孔。它在体内炸开。只要击中躯干，死亡转瞬即至。我要做的是搜索人群，外加一点琐碎小事。

在我努力找出杀手的当儿，侍者领班和一个酒吧招待赶到莫里斯身边。这三人动作飞快，麻利无比，让人觉得客人被杀死在桌边是他们每天晚上都会处理的日常事务。他们抬走尸体，既利落又不引人注目，活像在中国戏剧舞台上切换布景的舞美工作人员。第四个人唰地叠起桌布，把它跟银餐具一块儿收好，眨眼间便换上了一张新桌布，摆好两份餐具。

我坐了下来。我没发现杀手，甚至没发现有谁行为古怪，假装对这张桌旁发生的一幕完全没有好奇心。大家都朝这边张望，但尸

体一挪走,他们就不再张望,将注意力转向舞台上的表演。没有尖叫,也没有惊恐的表情。看到这一幕的人似乎认为仅仅是某个顾客急病发作,或者喝醉了。

死者的钱包现在到了我上衣的左边口袋里。

格温·诺瓦克回来时,我重新起身,帮她挪开椅子。她笑着道谢,问道:“我错过什么节目了吗?”

“没错过什么。你出生之前就有的老笑话,还有些尼尔·阿姆斯特朗出生之前就有的老笑话。”

“我喜欢老笑话,理查。听老笑话,我才知道该什么时候笑。”

“你可算来对地方了。”

我同样喜欢老笑话。我喜欢各式各样老的东西:老朋友、老书、很久之前的诗、很久之前的戏。我们共度的这个夜晚的开场就是一出我最喜欢的老戏:哈利法克斯芭蕾舞剧团的《仲夏夜之梦》。卢安娜·保琳饰演泰坦尼娅。低重力芭蕾,真人出演,加上全息幻影,塑造出一个准能赢得莎士比亚欢心的仙境。相比之下,新鲜玩意儿完全没意思。

音乐响起,很快便淹没了节目主持人那很有些年头的俏皮话。合唱队的队列从舞台延伸到舞池,队形摇曳起伏,在半个重力的环境中显得无比优美。烤兔和酒来了,吃完以后,格温邀我跳舞。我的腿脚有毛病,好在这里只有半个重力,我还能对付着跳点儿老式慢舞:华尔兹、贴面滑步、探戈等。格温偎在我怀里,温暖、灵动,又那么柔弱;与她共舞是无上的享受。

愉快的夜晚,完美的收场。那个陌生人当然是个问题。在我的桌边被人干掉,这家伙的品位实在太差了。既然格温看样子没发现这段令人不快的插曲,我乐得把它藏在心里,留待以后处理。不用说,我也打起了精神,随时准备迎接肩膀上的一拍……但与此同时,

我享受着美味、美酒和佳人的陪伴。人生充满悲剧，如果让它们占了上风，你就再也无法体会同样存在于人生中的那些美妙时刻了。

格温知道我的腿脚不好，不能长时间跳舞。一曲终了，她便领着我回到桌边。我示意莫里斯拿账单来。他变戏法似的拿出电子账单，我输入自己的信用码，标准小费之外又加了百分之五十，然后指纹确认。

莫里斯道谢，“再来一杯睡前饮料吗，先生？或者白兰地？女士或许愿意来一杯利口酒？本店请客，算在‘彩虹尽头’账上。”这家餐厅的老板是个埃及老家伙，总是那么客气——或者说对老主顾很客气。我不清楚他对来自地球的观光客是什么态度。

“格温？”我问道，等着她拒绝。格温饮酒很有节制，只在就餐时喝一杯。一杯为限。

“一杯君度甜酒好了。正好我想多待一会儿，听听音乐。”

“女士，君度甜酒。”莫里斯记下，“博士您呢？”

“‘玛丽之泪’。莫里斯，再加一杯水。”

莫里斯离开以后，格温轻声道：“我需要点时间好问问你，理查。今晚你想去我那儿睡吗？别想歪了，你一个人睡。”

“我对一个人睡觉可不那么热心。”我的脑子咔咔作响，揣摩着各种可能性。她要了一杯她并不想喝的酒，以便向我提出一个并不恰当的邀请。格温的个性是有话直说。我觉得，如果她想跟我睡，她会径直说出来，不会玩欲擒故纵的把戏。

那么，她之所以请我去她那儿睡觉，是因为她认为我睡在自己的床上不明智，或者不安全。也就是说——

“你看见了。”

“远远看见。我等了一会儿，等场面平静了才回来。理查，我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如果你需要个地方避避风头——欢迎

去我那儿。”

“哎呀，太谢谢你了，亲爱的！”不问缘由便伸出援手，这样的朋友是无价之宝，“不管去不去，我都欠你一份人情。唔，格温，我跟你一样摸不着头脑。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正打算跟你说点儿什么，却被人干掉了——老套，太老套了。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我编出这么个俗烂故事，我的行会准会开除我。”我冲她笑笑，“按照这种老套路编下去，杀他的人肯定是你……真相大白的一刻当然会来得很慢，这之前，你会假装帮助我寻找杀手。经验比较丰富的读者一看开头就知道你是真凶，可身为侦探的我却怎么都想不到，哪怕真相就像你脸上的鼻子一样清楚明白。更正一下，这个鼻子现在贴到我脸上了。”

“哦，我的鼻子没什么可看的。男人忘不了的是我的嘴。还有，理查，我没想帮你查出我这个真凶，只是给你个地方躲起来。那个人真的被杀了？我没大看清。”

“嗯？”莫里斯端着酒来了，让我没有脱口而出，他离开后，我才答道，“之前我没想到有别的可能性。格温，那个人不是受伤。或者当场被杀，或者全是演戏。有可能是演戏吗？当然。有了全息影像，完全可以实时造假，只需要一点点道具就行。”我回想着事件过程。餐厅的人清理得未免太快、太熟练了。为什么？还有，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人拍我的肩膀？“格温，我接受你的邀请。如果检察官想找我调查，他们总会找到我的。我想跟你仔仔细细讨论一下这件事。这里不行，无论咱们把嗓门压多低都不行。”

“好。”她站起身，“我去去就来，亲爱的。”她朝洗手间走去。

我也站起身来。莫里斯把我的手杖递给我。我撑着手杖，跟着她走向洗手间。手杖我其实用不着。能跳舞的人，还需要这个？但有根手杖拄着也好，让我那条不得劲儿的腿别太劳累。

从男洗手间出来以后，我来到前厅，等着。

等着。

她早就该出来了。我找到餐厅领班，“托尼，能否请你安排一位女员工检查一下女洗手间，看看诺瓦克女士的情况？我担心她可能发病了，或者遇上了别的麻烦。”

“是您的那位客人吗，埃默斯博士？”

“是的。”

“她二十分钟前就离开了呀。还是我送她出门的呢。”

“真的？我一定误会了她的话。谢谢你，再见。”

“再见，博士。希望您再次惠顾本店。”

我离开“彩虹尽头”，在外面的公共廊道里站了一会儿。这里是30环，二分之一重力层，方位270，顺时针一侧，衬裙巷。虽然已是子夜一点，这个区域仍旧人来人往，十分热闹。我四下望了望，看有没有检察官等着抓我。说不定还能看见已经被他们扣下的格温。

没看见。行人倒是多得很。从穿着、举止上看，大多是来度假的地球佬，加上招徕客人的、闲逛的、导游、扒手和传教士。整个人类系统都知道，在天条生态区，一切皆可买卖。这种声誉并非空穴来风，衬裙巷的众多销金窟就是证明。如果你想从事的是要求头脑清醒的业务，顺时针方向九十度外便是针线街。

看不见检察官，也看不见格温。

她说好在出口等我。嗯，她是这么说的吗？不，不准确。她的原话是：“我去去就来，亲爱的。”照我的理解，她应该是打算和我在餐厅的临街出口碰头。

我知道那些形容女人的陈词滥调，什么女人如天气呀、女人善变呀，等等。我压根儿不相信。格温不是突然间改变了主意。出于某种理由——某种很好的理由——她没等我就独自走了，希望我能赶

去她家。

总之,我是这么告诉自己的。

托尼说“二十分钟前”,如果她乘的是轻便车,这会儿应该到家了;走路的话也快到了。30环和衬裙巷交叉口有个轻便车亭,我找到一辆空车,输入105环、方位135、十分之六重力层。这是公用轻便车能抵达的最接近格温住处的地点。

格温住在格雷特纳绿区,就在阿皮安路与黄砖路交叉口过去一点的地方。对于没来过天条生态区的人而言,这种描述没有任何意义。某些公共关系“专家”认为,如果周围都是来自地球的熟悉名字,太空生态区会更有家园的感觉。这儿甚至还有一个(别反胃)“小熊维尼之家”。我输入的是主环区的坐标值:105、135、0.6。

轻便车的大脑位于10环附近的某个地方。它接受了这组坐标,等着。我输入信用码,然后蹲坐就位,靠在加速缓冲垫上。

那个白痴大脑花了很长时间才最终判定我的信用还行,时间长得有点侮辱人格。接着,车子用一张网罩住我的身体,收紧,关闭车盖。呼!砰!梆!上路了!高速悬浮飞行三公里,从30环到了105环。然后是梆!砰!呼!我到了格雷特纳绿区。轻便车打开车盖。

我觉得这种公交服务还行,值那个价。但经理警告大家说,这两年来,这个系统没挣着什么钱。或者提高使用轻便车的次数,或者提高单次使用费。不然的话,他们就要收回硬件,把这个系统占用的空间重新租出去。我希望他们能想出个解决办法,有的人很需要这项服务。(行,行,我知道,对于这类难题,拉弗曲线^①总会提出一高一低两个费率。但某些情况下,这一理论会宣布两个收费标准同样行不通。公交服务恐怕正是这种情形。也许以目前的工程技术水平,在太空生态区使用这种轻便车系统确实太过昂贵了。)

^①一种经济理论,与税收、公共服务费率有关。